

多心里话都可以讲，能够知心，他是可以交往的一个男生。但是我必须要按照我的行程，然后我到了美国。他确实是一天一封信地寄来，让我整个人心绪大乱。尤其是后来还送上一个包裹，里面是27封情书。这个举动让我在美国其实是没有心思好好地生活。于是在我姐姐的建议之下，我回到了台湾。我觉得应该回来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彼此一年的时间，让我们好好地面对？如果要合作，那能够写出什么东西，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6年，你们为张清芳写了《我还年轻》，你们的创作是不是都特别注意度身定做，像为关之琳写的《流泪》，是不是特别考虑到她的音域，而写出这样的曲调？

熊美玲：1986年我们的《我还年轻》等三首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

年轻时的林秋离和熊美玲。

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邀稿非常非常多。各种形态的歌手都有，真的是产量很密集，写歌的频率非常快，一直在产出。当然，这时候，我们是专门帮歌手写歌的那种创作人，所以我们在思考歌手的邀稿的时候，会特别针对她个人特色去考虑。你讲到关之琳的《流泪》，对，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小品。然后甚至有专业的音乐人说，这是一首五星级的儿歌。当然我们也是考虑到，关之琳主要是演员，主业不是歌手，音域并不是很宽，所以希望能够写出一段简单、流畅、朗朗上口的旋律给她。

《哭砂》不是为黄莺莺创作的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90年，你们一起为黄莺莺创作《哭砂》，成为你们最重要的代表作，这是飞碟唱片的李世忠来请你们为黄莺莺量身

定做的吗？

熊美玲：说《哭砂》是为黄莺莺写的，我想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
《哭砂》和《黑夜白天》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，但都不是为谁而写的。

那时候我和秋离老师同时看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，很有感触，所以就自发地写了这两首歌，不是为任何歌手而写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手边并没有邀稿。《哭砂》和《黑夜白天》是前后两天产生出来的，我自己非常非常钟爱这两首歌。然后我想这是老天的安排，正好我们词曲都写完的时候，飞碟唱片的好朋友李世忠来拜访我们。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们两个最近有没有写歌？”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他来做客，我们很开心地与他分享我们刚写完的两首歌，把demo给他听。他一听，就把我们的稿子抢过去，说：“这两首歌我全要了，就不可以给别人听了！”这个举动很可爱啊，以他那么专业、那么资深的唱片音乐人，他马上判断出这两首歌是很重要的歌。所以，他拿回到飞碟公司之后呢，黄莺莺一听，太喜欢了。他们先把《黑夜白天》放在最新的唱片里发行，至于《哭砂》呢，据黄莺莺的说法，是她太爱了，爱得不晓得要如何下手。她要唱这首歌，心态要怎么调整？这首歌整个的质感，她要如何拿捏？她和制作人沟通讨论。我想这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的表现。

